

羅濟貴與蝴蝶標本

落腳科博館的蝴蝶標本

文 / 林蔓禎　圖 / 台電公司大甲溪發電廠

美國學者曾說：「研究是一種生活的形態，年齡是一種心靈的狀態。」在某種程度上，「收藏」這件事也和「研究」有著本質上的相似之處。

這是一個關於捐贈者為心愛標本尋找永續保存之處的故事。透過志工的穿針引線，再經由台電公司大甲溪發電廠的轉贈，最終覓得國立科學博物館，成為 700 件昆蟲標本的最後停泊處，完成羅濟貴先生的遺願與傳承的使命。

靠自學走出一片天

羅濟貴 (1949-2014 年) 出生於臺中市和平區，國小畢業後就隻身到臺中市闖天下。他學歷不高，卻勤於自學，曾在東海大學進修學分班，也曾遠赴哈佛、劍橋、牛津等國際知名大學研習，社會歷練豐富、見識廣博。一生從事過許多行業，之後在東勢開業經營照相館，並擴展到大陸市場。

照相館生意交棒給兒子後，羅濟貴回到故鄉，開起休閒農場和蝴蝶生態園。對蝴蝶情有獨鍾的他，除了自費蓋蝴蝶園，繁殖蝴蝶，讓牠們回歸山林，也開始蒐集臺灣與世界各地的蝴蝶和昆蟲標本，透過飼養、購買與交換，逐漸建立標本館供教學參觀。農場並在民國 101 年免費開放入場，彰顯其以教育為主、休閒為輔的理念。



① 羅濟貴 (左) 將自己的著作贈與大甲溪發電廠發電廠廠長鄭郁邦

② 臺中科博館鄭明倫博士 (右二) 至大甲溪發電廠鑑評蝴蝶標本

標本轉贈的經過與始末

民國 103 年年初，羅濟貴被診斷出癌症末期，不久後病情急轉直下。他最掛念的除了家人，還有就是來自世界各地的蝴蝶標本，曾有一些單位積極爭取但未獲割愛。當地里長劉興水得知後，建議羅濟貴把標本捐贈給正計畫轉型為生態電廠的台電大甲溪電廠，做更妥善的保管及照護，發揮其社區發展及教育功能。羅濟貴慷慨同意並獲家人支持。103 年 3 月 18 日，雙方在八仙山森林遊樂區志工王國雄、羅鳳姬、許熾昌、林益盟等人的見證下，於羅濟貴的農場完成捐贈儀式，並在隔日移轉至大甲溪電廠。電廠也即刻訂作 2 組專用木櫃來安置這些標本。儀式完成後，羅濟貴彷彿心願已矣，數日後即安然離去、與世長辭。

林務局東勢林管處麗陽工作站主任吳貞純，了解大甲溪電廠接受這批珍貴標本的後





3

續責任重大，主動推薦同時擔任科博館志工的黃雪茹對標本進行初步勘驗，黃小姐認為山區溪流高濕度的環境對保存昆蟲標本是一大挑戰，因此建議由科博館協助電廠來維護保存這批標本。在雙方同意下，電廠遂將羅濟貴捐贈的 63 箱標本轉贈至科博館。

擔任科博館生物學組助理研究員，同時負責標本維護工作的鄭明倫教授表示，現今全世界的紀錄，目前可以看到的最古老的標本，是約莫在 18 世紀那個年代的產物。由此可見，標本若是好好維護，有可能保存 200 年，甚至更久的時間。然而羅濟貴先生捐贈的昆蟲標本，因長期處於溫度、濕度、照明環境不穩定的展示空間，且標本箱氣密度不佳，導致標本普遍有褪色、發霉、蟲蛀或肢體斷落破損等情形。入館後由昆蟲學門專業人員清理後統計，當中 117 件標本破損或蟲黴害情況嚴重，無法修復，為避免造成汙染，必須捨棄。其他包含蝴蝶、甲蟲、蜻蜓、竹節蟲等約 700 件標本，將遵循羅濟貴的遺願和期望，延續標本原本的用途，繼續作為教育展示之用。未來，台灣電力公司對於羅濟貴先生捐贈的這批昆蟲標本的展示方式應會以影像來呈現，以避免標本因搬動所造成的缺損或破壞。

科博館館長孫維新亦表示，台電對民眾提供熱誠服務，讓羅濟貴先生願意割愛畢生收藏，將珍貴的昆蟲標本捐贈台電，創造「生態電廠」的教育環境，實為難能可貴。而台電為了讓這批標本能夠在專業的環境中長久保存，決定轉贈給科博館，這樣無私與尊重專業的精神和支持社會教育的態度，也令人感動！這批標本將在博物館的保存環境和推廣管道中，發揮更大的教育功能與效益！

③ 羅濟貴收藏的蝴蝶標本
④ 大甲溪發電廠將羅濟貴收藏的珍貴蝴蝶標本捐贈給臺中科學博物館

大甲溪電廠廠長鄭郁邦同時強調，台電向來幾乎只有單向提供資源回饋地方，這次竟然反向接受地方餽贈，顯示大甲溪電廠轉型為生態電廠、願與地方共同友善對待大自然的行動與願景獲得社區認同。

日後，台電與科博館除共同維護標本，也將結合和平區的力量，共同建構大甲溪流域的環境生態保育科學教育環境，協助天輪里建設「假日市集」，主動支持和平區博愛里的「溪魚保育」及和平區的「特色農業發展」，將大甲溪沿線轉型為「森林、水資源、電力科技生態走廊」，讓中橫公路大甲溪沿線打造成為知性之旅的路線。

捐贈標本的種類與特性

本次捐贈標本來自臺灣、東南亞、中南美洲及非洲等不同地區，除了可以看到特殊的陰陽蝶 (*bilateral gynandromorphs*)、一級保育類大紫蛺蝶 *(Sasakia charonda Formosan)* 外，還能看到狀似蝴蝶的彩燕蛾 *(Urania ripheus)*、綠燕蛾 *(Urania leilus)*，跟蝴蝶標本放在一起供人比較判別；以及叫聲像人發出「爺」聲，被列為二級保育類昆蟲的爺蟬 *(Formotosena seebohmi Distant)*；另外還有枯葉蝶 *(Kallima inachus)*、貓頭鷹蝶 *(Caligo)*、長臂金龜 *(Cheirotonus macleayi formosanus Ohau)*、糞金龜 *(Gymnopleurus)* 等多樣昆蟲標本。

其中的陰陽蝶，因基因突變而演化成為同一隻蝴蝶身上，出現一隻翅膀有雄性特徵，另一隻翅膀則有雌性特徵的現象而得名。這屬於較典型的陰陽蝶，也有很多不同的狀況，例如一邊的翅膀裡又夾雜著一公一



4



5

母的狀態。陰陽蝶出現的機率僅百萬分之一，被捕獲的可能性更微乎其微，因此身價不菲，遠高於其他一般的蝴蝶標本。

此外，頗受孩子們歡迎，也是羅濟貴最喜愛的蝴蝶標本貓頭鷹蝶，原產於熱帶巴西，雙翅張開後因貌似貓頭鷹的臉而稱為貓頭鷹蝶。因體型較大，蛇鼠皆不敢靠近，這是大自然賜予的天然保護色與偽裝術，令人讚歎，也是展場中最引人注目的主角之一。

生物的特色與過去的歷史有關

鑽研昆蟲學逾 20 年的鄭明倫表示，保育一個很大的概念在於「價值」。保育的價值不單只是「保護生物」而已，更重要的是創造一個大家可以和平共處的環境，讓環境、人類與自然，都能保持在一個平衡的狀態。「所以不只蝴蝶，所有生物的特色，都跟過去的歷史有關。我們可以從過去看到現在，也可以從現在看到過去。例如臺灣的地形多高山，而高的地區比較接近溫帶，可以看到較北方的物種；因此有時日本的蝴蝶可能就跟臺灣的蝴蝶有近親的關係。」另外較靠近中海拔的地區，也能發現有些物種跟青康藏高原、四川這些地方比較有關聯。

「臺灣目前的蝴蝶種類約有 415 種，多數都屬特有亞種，屬於特有種的大約只有十幾類。近年持續的有許多蝴蝶入境到臺灣，也不斷的被記錄，譬如從香港、從菲律賓…，路徑有人為的也有自然的。」有時一個颱風過境，就有可能帶來一些蝴蝶。可以說觀察昆蟲飛行的路徑，不僅能幫助我們了解生態的變化，也讓我們見識到大自然的神祕與價值。

博物館能為我們做什麼

博物館館藏與私人收藏最大的概念上的差異在於，博物館完全不用擔憂收藏品未來在保存與傳承方面的問題。

科博館目前的標本收藏多數為研究用標本，但這類標本不好看、不討喜，雖有很高的學術與知識價值，但觀賞價值卻很低，並不適合做展示，它真正吸引人的可能只有故事。但博物館也肩負著生物科學教育的責任，目的是要將基礎科學觀念推廣出去，做的是紮根的工作，必須普及，讓更多人認識、理解，進而喜歡並產生興趣。所以在做教育展示時，最適合的就是具高度觀賞價值、強力吸睛的標本。因為站在教育的角度，第一步必須先引起民眾興趣，才有機會吸引民眾做更深入的研究與學習。若在展場跟民眾講生硬的故事搭配不起眼的標本，民眾不可能買單。博物館的責任就是將深奧的科學知識，透過觀賞價值高的標本的帶動，包裝成一般大眾都能理解，發生在人們生活周遭的故事，以民眾聽得懂的語言來告訴他們。這就是博物館要做的事。而羅濟貴先生所捐贈的這一批標本完全符合此價值，極具教學功能與教育意義。對科博館而言，是極其珍貴的重要資產。

所有的標本，都是從有生命到無生命的一個過程。由羅濟貴先生的無私捐贈，到台電公司大甲溪發電廠用心保存、牽線科博館過程，經由專業人士的處理與製作，成就了另一種生命的延續與重生。這樣傳承的初心與精神，已在羅濟貴先生身上充分體現出來。源



6

⑤ 蝴蝶標本捐贈記者會上展示的標本
⑥ 楊正澤博士 (左) 鑑評標本